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三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祿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四十七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三十一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列傳第八十一

李勉 李皐 子象古 道古

李勉字玄卿鄭王元懿曾孫也父擇言為漢襃相岐四州刺史安德郡公所歷皆以嚴幹聞在漢州張嘉貞為益州長史判都督事性簡貴待管內刺史禮隔而引擇

言同榻坐談政理時人榮之勉幼勤經史長而沈雅清峻宗於虛玄以近屬陪位累授開封尉時昇平日久且汴州水陸所湊邑居龐雜號為難理勉與聯尉盧成軌等並有擒姧擿伏之名至德初從至靈武拜監察御史屬朝廷右武勲臣恃寵多不知禮大將管崇嗣於行在朝堂背闕而坐言笑自若勉劾之拘於有司肅宗特原之歎曰吾有李勉始知朝廷尊也遷司膳員外郎時關東獻俘百餘詔並處斬囚有仰天歎者勉過問之對曰

某被脅制守官非逆者勉乃哀之上言曰元惡未殄遭
點汚者半天下皆欲澡心歸化若盡殺之是驅天下以
資兇逆也肅宗遽令奔騎宥釋由是歸化日至克復西
京累歷清要四遷至河南少尹累為河東節度王思禮
朔方河東都統李國貞行軍司馬尋遷梁州都督山南
西道觀察使勉以故吏前密縣尉王晬勤幹俾攝南鄭
令俄有詔處死勉問其故乃為權倖所誣勉詢將吏曰
上方藉牧宰為人父母豈以譖言而殺不辜乎即停詔

拘晬飛表上聞晬遂獲宥而勉竟為執政所非追入為大理少卿謁見面陳王晬無罪政事條舉盡力吏也肅宗嘉其守正乃除太常少卿王晬後以推擇拜大理評事龍門令終有能名時稱知人肅宗將大用勉會李輔國寵任意欲勉降禮於己勉不為之屈竟為所抑出歷汾州虢州刺史改京兆尹檢校右庶子兼御史中丞都畿觀察使尋兼河南尹明年罷尹以中丞歸西臺又除江西觀察使賊帥陳莊連陷江西州縣偏將呂太一武

日昇相繼背叛勉與諸道力戰悉攻平之部人有病父以蠱道爲木偶人署勉名位瘞于其隴或以告曰爲父禳災亦可矜也捨之大歴二年來朝拜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政尚簡肅宦官魚朝恩爲觀軍容使仍知國子監事恃寵含威天憲在舌前尹黎幹竭心候事動必求媚每朝恩入監傾府人吏具數百人之饌以待之及勉莅職旬月朝恩入監府吏先期有請勉曰軍容使判國子監事勉候太學軍容宜厚具主禮勉忝京尹軍容儻惠

顧府廷豈敢不具蔬饌朝恩聞而銜之因不復至太學

勉亦尋受代四年除廣州刺史兼嶺南節度觀察使番

禺賊帥馮崇道桂州叛將朱濟時等阻洞為亂前後累

歲陷没十餘州勉至遣將李觀與容州刺史王翃併力

招討悉斬之五嶺平前後西域舶泛海至者歲纔四五

勉性廉潔舶來都不檢閱故末年至者四千餘在官累

年器用車服無增飾及代歸至石門停舟悉搜家人所

貯南貨犀象諸物投之江中耆老以為可繼前朝宋璟

盧奐李朝隱之徒人吏詣闕請立碑代宗許之十年拜
工部尚書及滑亳永平軍節度令狐彰卒遺表舉勉自
代因除之在鎮八年以舊德清重不嚴而理東諸帥雖
暴驁者亦宗敬之十一年汴宋留後田神玉卒詔加勉
汴州刺史汴宋節度使未行汴州將李靈曜阻兵北結
田承嗣承嗣使姪悅將銳兵戍之詔勉與李忠臣馬燧
等攻討大破之悅僅以身免靈曜北走勉騎將杜如江
擒之以獻代宗襃賞甚厚既而李忠臣代鎮汴州而勉

仍舊鎮忠臣遇下貪虐明年為麾下所逐詔復加勉汴宋節度使移理汴州餘並如故德宗嗣位加檢校吏部尚書尋加平章事建中元年檢校左僕射充河南汴宋滑亳河陽等道都統餘如故四年李希烈反以他盜為名悉衆來寇汴州勉城守累月救援莫至謂其將曰希烈兇逆殘酷若與較力必多殺無辜吾不忍也遂潛師潰圍南奔宋州詔以司徒平章事徵既至朝廷素服請罪優詔復其位勉引過備位而已無何盧杞自新州員

外司馬除澧州刺史給事中袁高以杞邪佞蠹政貶未塞責停詔執表遂授澧州別駕他日上謂勉曰衆人皆言盧杞姦邪朕何不知卿知其狀乎對曰天下皆知其姦邪獨陛下不知所以為姦邪也時人多其正直然自是見疎累表辭位遂罷知政事加太子太保貞元四年卒年七十二上頗愍悼之冊贈太傅賻物有差喪葬官給勉坦率素淡好古尚奇清廉簡易為宗臣之表善鼓琴好屬詩妙知音律能自制琴又有巧思及在相位向

二十年祿俸皆遺親黨身没而無私積其在大官禮賢下士終始盡心以名士李巡張希為判官卒於幕三歲之内每遇宴飲必設虚位於筵次陳膳執酹辭色悽惻論者美之或曰勉失守梁城亦可貶也議者曰不然當賊烈之始亂其慓悍陰禍兇焰不可當天方厚其毒而降之罰況勉應變非長援軍莫至又其時關輔已傚擾矣人心已動揺矣以文吏之才當虎狼之隊其全師奔宋非量力之恥也與其坐受喪敗不猶愈乎

李皐字子蘭曹王明玄孫嗣王戢之子少補左司禦率府兵曹參軍天寶十一載嗣封授都水使者三遷至祕書少監皆同正多智數善因事以自便奉太妃鄭氏以孝聞上元初京師旱米斗直數千死者甚多皐度俸不足養亟請外官不允乃故抵微法貶温州長史無幾攝行州事歲儉州有官粟數十萬斛皐欲行賑救掾吏叩頭乞候上旨皐曰夫人日不再食當死安暇稟命若殺我一身活數千人命利莫大焉於是開倉盡散之以擅

貸之罪飛章自劾天子聞而嘉之荅以優詔就加少府監皐行縣見一媪垂白而泣哀而問之對曰李氏之婦有二子鈞鍔宦遊二十年不歸貧無以自給時鈞為殿中侍御史鍔為京兆府法曹俱以文藝登科名重於時皐曰入則孝出則悌行有餘力然後可以學文若二子者豈可備於列位由是舉奏並除名勿齒改處州別駕行州事以良政聞徵至京未召見因上書言理道拜衡州刺史坐小法貶潮州刺史時楊炎謫官道州知皐事

直及為相復拜衡州初皐為御史覆訊懼貽太妃憂竟出則素服入則公服言貌如平常太妃竟不知及為潮州説詞謂遷至是復位方泣以白且言非疾不敢有聞建中元年遷湖南觀察使前使辛京杲貪殘有將王國良鎮邵州武岡縣豪富京杲以死罪加之國良危懼因人所苦遂散財聚衆據縣以叛諸道同討聨歲不能下皐授命曰乃曰驅疲甿誅反側非所以奉聖朝事遣使遺國良書曰觀將軍非敢大逆蓋遭讒嫉救誤死而已

將軍遇我何不速降我與將軍同為辛京杲所構我已蒙聖朝昭雪使我何心持刃殺將軍耶將軍以為不然我以陣術破將軍陣以攻法屠將軍城非將軍所度也國良捧書且憂且喜遣使請降亦未必決臯即日赴縣受降中道有候騎馳告曰國良軍中有變言降是詐也臯曰非爾輩所知遂留麾下兵單騎假稱使者徑入國良壘中國良召使者入臯遂大叫軍中曰有人識曹王否只我是國良何不速降一軍愕眙不敢動適有識者

走至傳呼曰是國良匍匐叩頭請罪皐執手約為兄弟盡焚攻守之備散倉庫給兵士令復農桑有詔赦國良罪賜名惟新建中二年丁母艱奉喪至江陵會梁崇義反乃授起復左衛大將軍復還湖南尋加散騎常侍李希烈反遷江西道節度使洪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至州集將吏而令曰嘗有功未申者別為行有筞謀及器能堪佐軍者別為行有裨將伊慎李伯潛劉昊皆自占皐察其詞氣驗其有功悉補大將擢王鍔委之中軍以馬

彛許盃容為賞佐繕甲兵具戰艦將軍二萬餘初伊慎將江西兵從李希烈平襄州及反懼臯任之乃陰遣遺之鏁甲又詐為慎書往復置遺于境上聞即遣中使斬慎臯表請捨令自効會與賊夾江為陣中使又至臯乃勉令以功自贖賜之以所乘馬及器甲令將先鋒臯率軍繼之責其有功果大破賊斬首數百級慎方得免罪賊樹堡柵於蔡山臯度峻險不可攻乃聲言西取蘄州理戰艦分兵傍南涯與舟師泝江而上賊以老弱守

栅引軍循江隨戰艦南北與臯兵相直去蔡山三百餘里臯令步兵登舟順流東下不日拔蔡山賊還救間一日方至大破之因進拔蘄州降其將李良又取黄州斬首千餘兵益振舒王為元帥加臯前軍兵馬使德宗居奉天淮南節度陳少遊强取鹽鐵錢其使包佶以財幣泝江次于蘄口時希烈已屠汴州又遣驍將杜少誠將步騎萬餘來寇蘄黄將絶江道臯遣伊慎將七千衆禦之遇于永安戍慎列三栅相去纔四里列鼓角中栅少

誠至分兵圍之部隊未嚴聲鼓而三柵齊出奮擊不為行陣賊亂少誠敗走斬首萬級封尸為京觀以功加銀青光祿大夫進封五百戶上至梁州進獻繼至皐以上家壓于外不敢居城府乃於西塞山上游大洲屯軍從近縣為軍市商貨畢至加工部尚書駕還京師又遣伊慎王鍔將兵圍安州州城阻溳水為固攻之累日不下希烈遣甥劉戒虛將步騎八千來援皐命李伯潛分師迎擊於應山獲戒虛及大將二裨將二十斬首千餘面

縳戒虛等之城下乃使人說之賊曰得大將及賓佐一
二人為信當降臯乃使王鍔馬奭縋城而入城中大呼
乃出降希烈又遣兵援隨州臯令伊慎擊於厲鄉大破
之復平靜白鴈等關希烈懼乃戢兵貞元初拜江陵尹
荊南節度等使江漢倚臯為固未幾李思登以隨州降
凡下州四縣十七大小十餘陣未嘗敗衂淮西既平請
護喪祔東都上遣中使弔贈父右僕射母曹國太妃葬
畢來朝詔還鎮出東都以拜墓觀者榮之先江陵東北

有廢田傍漢古隄二處每夏則溢臯始命塞之廣田五
千頃畝得一鍾規江南廢洲為廬舍架江為二橋流人
自占二千餘户自荆至樂鄉凡二百里旅舍鄉聚凡數
十大者皆數百家楚俗佻薄不穿井飲陂澤臯始命合
錢開井以便人初平希烈吳少誠殺陳仙奇上以襄鄧
要阨三年除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等使割汝隨隸
焉練兵積糧市回鶻馬益騎兵營大敗以教士少誠憚
之性勤儉知人疾苦設監司能俯聽下持將吏短長賞

罰必信所至常平物價貴出賤之給將吏廩俸豪家不得擅其利常運心巧思為戰艦挾二輪蹈之翔風鼓疾若挂帆席所造省易而久固又造欹器進入內中每遺人物常自秤量署之官匹帛皆印之絕吏之私初扶風馬彝未知名皐始辟之卒以正直稱漢陽王張柬之有林園在州西公府多假之遊宴皐將買之彝斂衽而言曰張漢陽有中興功今遺業當百代保之王縱欲之奈何令其子孫自鬻焉皐謝曰主吏失詞為足下羞微足

下安得聞此言以改過遷善知人任下為己任故賔從將佐多至大官貞元八年三月暴卒于位年六十廢朝三日贈右僕射賻弔有差謚曰成子象古道古復古象古自衡州刺史為安南都護元和十四年為楊清所殺妻子支黨無噍類焉楊清者代為南方酋豪屬象古貪縱人心不附又惡清之强自驩州刺史召為牙門將鬱鬱不快無何邕管黄家賊叛詔象古發兵數道共討之象古命清領兵三千赴焉清與其子志烈及所親杜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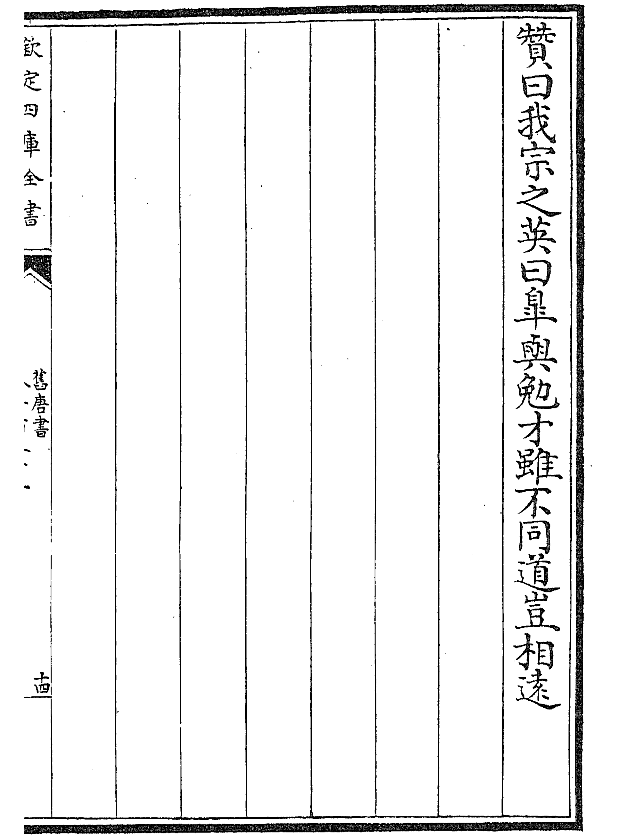
交濳謀迴戈夜襲安南數日城陷象古故及於害朝廷
命唐州刺史桂武仲為都護且招諭之赦清以為瓊州
刺史仲武至境清不納復約束部署刑戮惛虐人無聊
生仲武使人諭其酋豪數月間歸附繼至約兵七千餘
人收其城斬清及其子志貞籍沒其家志烈與士交敗
保于長州之鑿溪尋以所部兵來降道古登進士第遷
司門員外郎便佞巧宦早昇朝籍常以酒肴綦博游公
卿門角賭之際每偽為不勝而厚償之故當時有虛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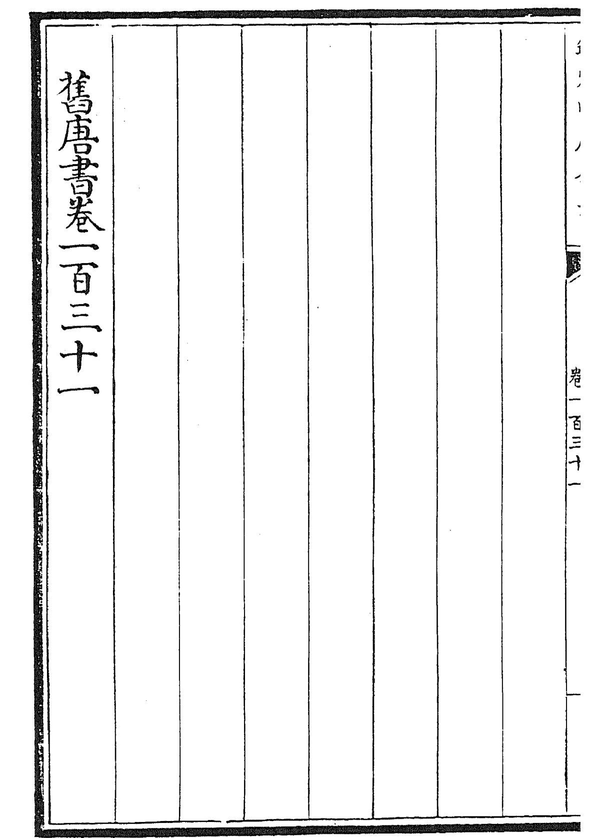
而嗜利者悉與之狎歷利隋唐眭四州刺史由黔中觀察為鄂岳沔蘄安黄團練觀察使時元和十一年也初以柳公綽在鎮無功議將代之裴度言道古嗣曹王臯之子臯嘗以江漢兵遏希烈之亂威惠至今在人復用其子必能繼美憲宗然之故有此授及赴鎮倍道而行以數騎徑入安州城時公綽殊未意道古至惶駭而出家財多為所奪十二年道古攻申州克其羅城乃進圍逼其中城城中守卒夜帥婦人登城而呼懸門竊發分

出其衆道古之衆驚亂為虜所殺初李聽守安州未嘗退衂及道古至誣奏聽移去之乃自帥兵出木陵士卒驕惰賜給多闕其度支供軍錢道古半以奉權倖半以沒已人皆怨怒不肯力戰賊亦易道古以羸兵抵之故道古前後再攻破申州外城而不能拔至李愬入蔡州乃降元和十三年入為宗正卿道古在鄂州日以貪暴聞懼終得罪乃薦山人栁泌以媚於上後又為左金吾衛將軍憲宗季年頗信方士銳於服食詔天下搜訪奇

士宰相皇甫鎛方諛媚固寵道古言柳泌有道術鎛得而進之待詔翰林憲宗服餌過當暴成狂躁之疾以至棄代穆宗在東宮扼腕於其事及居喪皆竄逐誅之鎛既貶責援道古循州司馬終以服丹藥歐血而卒

史臣曰李勉李皐稟性端莊處身廉潔臨民莅事動有美聲可謂宗臣之英也若夫治軍旅禦寇戎謀必滅戰必勝則又勉不及皐遠矣道古便佞姦以事君何父子之不相類也


贊曰我宗之英曰皐與勉才雖不同道豈相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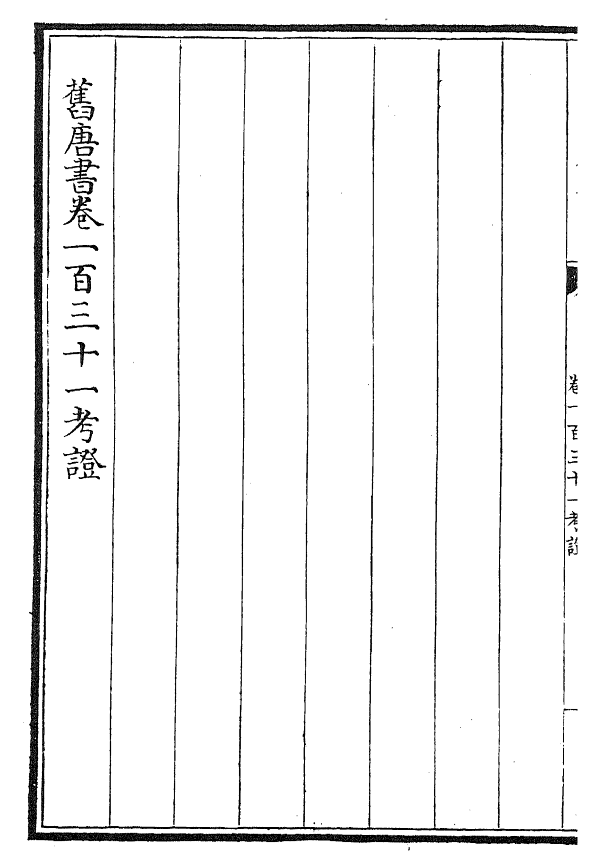


舊唐書卷一百三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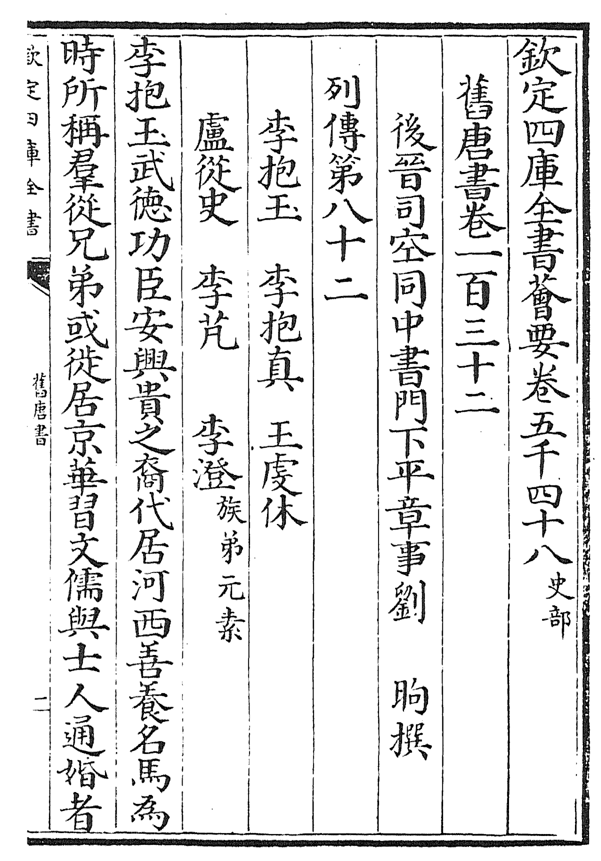
舊唐書卷一百三十一考證

李勉傳忠臣遇下貪虐明年為麾下所逐○蒙上文乃大歷十二年也据本紀當作十四年

李皐傳未幾李思登以隨州降凡下州四縣十七大小十餘陣未嘗敗衂○新書大小戰三十二取州五縣二十斬首三萬三千禽生萬六千



舊唐書卷一百三十一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四十八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三十二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 撰

列傳第八十二

李抱玉 李抱真 王虔休

盧從史 李芃 李澄 族弟元素

李抱玉武德功臣安興貴之裔代居河西善養名馬為

時所稱羣從兄弟或從居京華習文儒與士人通婚者

稍染土風抱玉少長西州好騎射常從軍幕沉毅有謀小心忠謹乾元初太尉李光弼引為偏裨屢建勲績由是知名二年自持進右羽林軍大將軍知軍事遷鴻臚卿員外置同正員持節鄭州諸軍事兼鄭州刺史攝御史中丞鄭陳潁亳四州節度時史思明陷洛陽光弼守河陽賊兵鋒方盛光弼謂抱玉曰將軍能為我守南城二日乎抱玉曰過期若何光弼曰過期而救不至任棄城也賊帥周摯領安太清徐黄玉等先攻南城將陷之

抱玉乃紿之曰吾糧盡明日當降賊衆大喜斂軍以俟之抱玉因得繕完設備明日堅壁請戰賊怒欺紿急攻之抱玉出奇兵表裏夾攻殺傷甚衆賊軍退光弼自將于中潬城挐捨南城攻中潬不勝乃整軍將攻北城光弼以兵出戰大敗之因河陽復懷州皆功居第一遷澤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代宗即位擢為澤潞節度使潞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大夫加領陳鄭二州遷兵部尚書抱玉上言臣貫屬涼州本姓安氏以祿山構禍恥與

同姓去至德二年五月蒙恩賜姓李氏今請割貫屬京兆府長安縣許之因是舉宗並賜國姓廣德元年冬吐蕃寇京師乘輿幸陜諸軍潰卒及村閭亡命相聚為盜京城南面子午等五谷羣盜頗害居人朝廷遣薛景仙領兵為五谷使招討連月不捷乃詔抱玉兼鳳翔節度使討之抱玉探知賊帥行止之處先分屯諸谷乃設奇潛使輕鋭數百南自洋州入攻之賊帥高玉方與諸偷會遽為鋭卒數十人掩擒之因大搜獲偷黨悉斬之餘

黨不討自潰旬日內五谷平以功遷司空餘並如故時
吐蕃每歲犯境上以岐陽國之西門寄在抱玉恩寵無
比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又兼山南西道節度使河西
隴右山南西道副元帥判梁州事連統三道節制兼領
鳳翔潞梁三大府秩處三公抱玉以任位崇重抗疏懇
讓司空及山南西道節度判梁州事乞退授兵部尚書
上嘉其謙讓許之抱玉凡鎮鳳翔十餘年雖無破虜之
功而禁暴安人頗為當時所稱大歷十二年卒上甚悼

之輟朝三日贈太保

李抱真抱玉從父弟也抱玉為澤潞節度使甚器抱真任以軍事累授汾州别駕當是時僕固懐恩反于汾州抱真陷焉乃脫身歸京師代宗以懐恩倚回紇所將朔方兵又勁憂甚召見抱真問狀因奏曰郭子儀領朔方之衆人多思之懐恩欺其衆曰子儀為朝恩所殺詐而用之今復子儀之位可不戰而克其後懐恩子瑒為其下所殺懐恩奔遁多如抱真筞因是遷殿中少監居頃

之為陳鄭澤潞節度留後抱真因中謝言曰臣雖無可取當今百姓勞逸繫在牧守願得一郡以自試上許之改授澤州刺史兼為澤潞節度副使居二年轉懷州刺史復為懷澤潞觀察使留後凡八年抱玉卒抱真仍領留後抱真密揣山東當有變上黨且當兵衝是時乘戰餘之地土瘠賦重人益困無以養軍士籍户丁男三選其一有材力者免其租徭給弓矢令之曰農之隙則分曹角射歲終吾當會試及期按簿而徵之都試以示賞

罰復命之如初比三年則皆善射抱真曰軍可用矣於是舉部内鄉得成卒二萬前既不廩費府庫益實乃繕甲兵為戰具遂雄視山東是時天下稱昭義軍步兵冠諸軍無幾復代李承昭為昭義軍及磁邢節度觀察留後加散騎常侍德宗即位拜檢校工部尚書兼潞州長史昭義軍節度支度營田澤潞磁邢觀察使建中三年田悅以魏博反乃悉兵圍邢州及臨洺益急詔河東節度使馬燧及神策兵救之抱真與燧敗悅兵於雙岡斬

悅將楊朝光又擊破悅于臨洺遂解臨洺及邢州之圍以功加檢校兵部尚書復與燧大破悅於洹水悅以數百騎走歸魏州復與燧圍魏州又敗悅於城下以功加檢校右僕射時悅窘蹙朱滔王武俊皆反聯兵救悅抱真與燧等退次魏縣上幸奉天中使告問至諸將皆仰天慟哭李懷光席卷奔命馬燧李艽各引兵歸鎮朱泚既汙宮闕時李希烈陷大梁李納亦反鄆州無何上幸梁州李懷光又竊據河中抱真獨於擾攘傾潰之中以

山東三州外抗羣賊内輯軍士羣賊深憚之興元初遷
檢校左僕射平章事時朱滔悉幽薊軍借兵迴紇擁衆
五萬南向以應泚攻圍貝州初羣賊附於希烈希烈僭
偽有臣屬羣賊意羣心稍離上自奉天下罪已之詔悉
赦羣賊抱真乃遣門客賈林以大義説武俊合從擊朱
滔武俊許之時兩軍尚相疑抱真乃以數騎徑入武俊
營其將去也賓客皆止之抱真遣軍司馬盧玄卿勒軍
部分曰僕今日此舉繫天下安危僕死不還領軍事以

聽朝命亦唯子奮勵士馬東向雪僕之恥亦唯子言訖而去武俊設備甚嚴抱真曰朱泚希烈僭竊大位朱滔攻圍貝州此輩皆欲陵駕吾屬足下既不能自振數賊之上捨九葉天子而北面臣反虜乎乃者聖上奉天下罪已之詔可謂禹湯之主也因言及播越持武俊哭涕泗交下武俊亦哭感動左右因退卧武俊帳中酣寢久之武俊感其不疑待之益恭指心仰天曰此身已許公死敵矣遂與結為兄弟而别約明日合戰遂擊破朱滔

于經城以功加檢校司空實封五百戶貞元初朝于京師居頃之還鎮抱真沉斷多智計嘗欲招致天下賢儁聞人之善必令持貨幣數千里邀致之至與語無可採者漸退之時天下無事乃大起臺榭穿池沼以自娛晚節又好方士以冀長生有孫季長者爲抱真鍊金丹紿抱真曰服之當昇僊遂署爲賓僚數謂叅佐曰此丹秦皇漢武皆不能得唯我遇之他年朝上清不復偶公輩矣復夢駕鶴沖天寤而刻木鶴衣道士衣以習乘之凡

服丹二萬丸腹堅不食將死不知人者數日矣道士牛洞𤣥以猪肪穀漆下之殆盡病少間季長復曰垂上僊何自棄也益服三千丸頃之卒初抱真久疾好禨祥或令厭勝為巫祝所惑請降官爵以禳除之是年凡七上章讓司空復為檢校左僕射貞元十年卒時年六十二廢朝三日贈太保賻以布帛米粟有差抱真薨之日其子殿中侍御史緘匿喪不發營田副使盧㑹昌令抱真從甥元仲經潛與緘謀其明日將吏㑹集仲經詐為抱

真令曰吾疾甚不能莅職今令縝掌軍事諸軍善佐之節度副使李說及諸將吏俛首皆曰諾須臾縝盛服而出衆皆拜之縝乃悉府藏頒賞軍士盧會昌仍詐為抱真表請以職事付縝翌日又令諸將連奏請縝領軍上已聞抱真卒乃遣中使第五守進馳傳觀變且令以軍事屬於大將王延貴守進至潞州縝詐言抱真疾病請見明日如此者凡三日縝乃出見中使左右皆陳兵甚嚴備中使謂縝曰朝廷已知相公薨殁今以兵務屬延

貴侍御宜歸發喪行服也緘愕然出謂諸將曰有詔不許緘掌事諸公意若何將吏莫有對者緘懼以退遽以使印及管鑰歸監軍是日乃發喪畢一哭中使召延貴以口詔令視事趣遣緘赴東都元仲經逃于外延貴捕得殺之既歸罪仲經盧會昌得不坐緘初謀亂遣裨將陳燦詐以文書告成德節度使王武俊求假財帛武俊大怒曰吾與汝府公善者冀恭王命非同惡也今聞已亡孰詐令其子而不俟朝旨耶何敢告我况有求也乃

因陳榮而遣使讓緘焉

王虔休字君佐汝州梁人也本名延貴少涉獵書籍鄉里閒以信義畏慕之尤好武藝大歷中汝州刺史李深用之為將久之澤潞節度李抱真聞名厚以財帛招之累授兵馬使押衙建中初抱真統兵馬與諸將征討河北其雙岡水寨營等陣虔休攻戰居多擢為步軍都虞候累加兼御史中丞大夫賜實封百户洎抱真卒裨將元仲經等議立抱真子緘軍中擾亂虔休正色言於衆

曰軍州是天子軍州將帥闕合待朝命何乃云云妄生
異意軍中服從其言由是竟免潰亂朝廷知而嘉之以
邕王為昭義節度觀察大使授虔休潞州左司馬依前
兼御史大夫掌留後仍賜名虔休號令安撫軍州大理
二歲遷潞州長史昭義軍節度澤潞磁邢洺觀察使尋
加檢校工部尚書貞元十五年卒年六十二廢朝三日
贈左僕射賻以布帛米粟虔休性恭勤儉省節用管内
州倉庾皆積糧儲可支軍人數歲又常撰誕聖樂曲以

進其表曰臣聞於師夫君子為能知樂是故審音以知聲審樂以知政則理道備矣清明廣大終始周旋與天地同其和與四時合其序豈止於鍾鼓管磬云乎哉臣伏見開元中天長節著于甲令每於是日海縣懽娛稱萬壽之無疆樂一人之有慶故能追堯接舜邁禹踰湯自周已後不能議矣臣竊以陛下降誕之辰未有惟新之曲雖太和已布於六氣而大樂未宣於八音無乃臣子之分或有所闕愚臣不揆頑昧敢思祖述每思歌竊

朴忘寢與食久矣適遇有知音者與臣論及樂章探微
賾奧窮理盡性臣乃遣造繼天誕聖樂一曲大抵以宫
為調表五音之奉君也以土為德知五運之居中也凡
二十五遍法二十四氣而足成一歲也每遍一十六拍
象八元八凱登庸於朝也所與雲門咸池永傳於律吕
空桑孤竹合薦於宫懸不聞忩懘之聲長作中和之樂
可使九域之人頓忘於肉味四夷之俗皆播於薫風與
唐惟休終古盡善臣不勝懇欵屏營之至謹昧死陳獻

以聞其所造譜謹同封進先時有太常樂工劉玠流落至潞州虔休因令造此曲以進今中和樂起此也

盧從史其先自元魏已來冠冕頗盛父虔少孤好學舉進士歷御史府三院刑部郎中江汝二州刺史祕書監從史少矜力習騎射遊澤潞間節度使李長榮用為大將德宗中歲每命節制必令採訪本軍為其所歸者長榮卒從史因軍情且善迎奉中使得授昭義軍節度使漸狂恣不道至奪部將妻妾而辭給矯妄從事孔戡等

以言直不從引去前年丁父憂朝旨未議起復屬王士真卒從史竊獻誅承宗計以希上意用是起授委其成功及詔下討賊兵出逗留不進陰與承宗通謀令軍士潛懷賊號又高其芻粟之價售於度支諷朝廷求宰相且誣奏諸軍與賊通兵不可進上深患之護軍中尉吐突承璀將神策兵與之對壘從史往往過其營博戲從史沓貪好得承璀出寶帶奇玩以炫燿之時其愛悅而遺焉從史喜甚日益狎上知其事取裴垍之謀因戒承

擢伺其來博揖語幕下伏壯士突起持捽出帳後縛之
内車中馳以赴闕從者驚亂斬十數人餘號令乃定且
宣諭密詔詔赴闕庭都將烏重胤素懐忠順乃嚴戒其
軍衆不敢動會夜使疾驅未明出境道路人莫知元和
五年四月制曰邪以蓄衆自致覆車釬以事君所宜用
鉞故楚人告變韓信患釋於事先蜀土徵災鍾會禍生
於部下況害深楚蜀功匪鍾韓構此厲階布於公議懐
私負德合寘於嚴科屈法申恩尚從於寛典前昭義軍

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盧從史擢自裨將居于大藩不思報國之誠每設徇身之計比丁家禍曾無戚容行棄人倫孝虧天性屬常山稱亂朝制未行固願興師苟求復位刻期効用請以身先指日投誠誓云獨致示於懐撫推以信誠排衆論以釋其疑麻決中心而授之鈇鉞委以重任命之專征章奏所陳事無違者恩光是貸予何負焉而乃昌利蓄奸隳政敗度戚師既出保敵而交通邪計以行臨戎而向背諸侯盡力而不應遺寇遊魂

而是託臣節既喪恩豈念於生成台位干求禮頓虧於
忠敬肆其醜行熾以兇威至於逼脅軍中潛施賊號陵
汙麾下實玷皇風貨以藩身虐而用衆士庶怨而罔恤
將校勞而不圖稟於陶鈞行事至此視於天地負我何
多且辜覆載之仁寧逭神兕之責況頃年上請就食山
東及遣旋師不時恭命致動其衆覬生其心賴劉濟抗
忠正之辭使邪豎絕遲迴之計加以徧毀隣境密疏事
情反覆百端高下萬變心無恥愧事至滿盈朕念以始

終務於含貸所期悔過豈謂踰兇而昭義軍忠節夙彰義聲昭著發其衆怒叶以一心顧大惡而不容幸全軀而自免宜從大戮以正彝章尚以曾列方隅嘗經任使惜君臣之體抑中外之情俾投魑魅之鄉以解人神之憤可貶驩州司馬嗚呼姧由事驗自開棄絶之門禍實已招豈漏恢疎之網凡百多士宜諒朕懷子繼宗等四人並貶嶺外

李充字茂初趙郡人也解褐上邽主簿三遷試大理評

事攝監察御史山南東道觀察支使嚴武為京兆尹舉為長安尉李勉為江西觀察使署奏祕書郎兼監察御史為判官永泰初轉兼殿中侍御史時宜饒二州人方清陳莊聚衆據山洞西絶江路劫商旅以為亂亢乃請於秋浦置州守其要地以破其謀李勉然其計以聞代宗嘉之以宣州之秋浦青陽饒州之至德置池州爲亢攝行州事無幾乃兼侍御史居無何擺少遊代勉為使復署奏檢校虞部員外郎賜金紫為都團練副使頃之

攝江州刺史州人便之丁母憂免喪永平軍節度李勉署奏檢校工部郎中兼侍御史為判官尋攝陳州刺史歲中即值李靈耀反於汴州勉署芃兼亳州防禦使練達軍事兵備甚肅又開陳頴運路以通漕輓德宗嗣位授檢校太常少卿兼御史中丞河陽三城鎮遏使撫勞備至資廩膳者必先軍士間一年為節度使路嗣恭之副加檢校左庶子河陽三城懷州節度觀察使以東畿汜水等五縣隸焉時河南北連大兵詔益以神策汝陝

之師芃進收新鄉共城遂圍衛州明年詔與河東節度馬燧等諸軍破田悅於洹水以功加檢校兵部尚書累封開郡王實封一百戶進圍悅於魏州將符璘以精騎五百夜降芃開營以納之明日歸璘於招討使上居奉天斂軍還興元初檢校右僕射無何以疾固讓罷歸芃將請告謂所親曰今年夏被蝗旱人主猒兵革然則天下城壘堅厚矣戈鋋銛利矣以力勝之則有得失其可盡乎除弊之急莫先德化循而理之斯易致耳方鎮之

戴冀時主宜先退讓貪權持禄吾所不取也吾既疾病豈能言而不踐乎乃手疏乞罷貞元元年卒年六十四廢朝一日贈太子太保

李澄遼東襄平人隋蒲山公寬之後也居京兆父鎬清江太守以澄贈工部尚書澄以武藝為偏將累除試將作監隷於江淮都統李峘建中初以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中丞隷於永平軍節度使李勉及勉移理汴州乃奏澄為滑州刺史四年冬李希烈陷汴州勉奔歸行在

澄遂以城降希烈偽署尚書令兼滑州永平軍節度使興元元年春澄密令親信人盧融間道賫表達於奉天上嘉之乃以帛詔藏於蠟丸中加澄刑部尚書兼汴州刺史汴滑節度觀察使澄祕而未宣乃集州兵嚴加訓習希烈頗疑之乃令養子六百人戍之以虞其變希烈若攻寧陵邀澄率其衆至石柱澄令縱火焚營而偽遁誘六百人因驚行剽而加其罪果大俘掠悉令斬之以告希烈不能窮詰焉無幾希烈遣其將翟暉等寇陳州

久之未復是歲十月澄以汴州兵寡度希烈不能制已又會中官薛盈珍持節且至加檢校兵部尚書封武威郡王賜實封五百户澄乃乘勢力焚賊旌節誓衆歸國及十一月希烈既失澄又聞翟暉大敗由是奔歸蔡州澄遽率衆將復汴州屯於城北門恇怯不敢進及宣武軍節度使劉洽師至城東門賊將田懷珍開關以納之翌日澄方自北入洽已據子城澄乃舍於浚儀縣兩軍將士日有忿競不自安會鄭州賊將孫液通款於澄澄

遣其子清赴之先是河陽軍節度使李芃遣其將雍顒攻鄭州顒所過縱掠澄拒之尤固及清至遂納之顒怒攻澄清以衆助之殺登城者數十人顒方引退又焚陽武而歸澄乃出赴鄭州朝廷特授清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中丞更名克寧貞元元年三月就加澄檢校左僕射義成軍鄭滑許等州節度使二年卒年五十四廢朝一日贈司空賵布帛粟有差仍令左散騎常侍歸崇敬充弔祭使所緣喪葬並勅官給澄實以八月癸未終克

寧祕之以九月庚寅欲自起視事其行軍司馬馬鉉不許克寧陰遣殺之乃墨經而出加卒於城門將為不順劉洽出師屯於境上以制之且使告諭切至由是克寧不敢妄發然道路絶商旅者凡十四五日及賈䟽代澄克寧護喪將歸乃悉索府中財貨以夜出城軍人從而剽奪及明殆盡澄柩至京師又賜克寧莊一所錢千貫粟麥二千碩初封隴西郡公進武威郡王每上疏連稱二封頗為時人所哂

李元素字太朴蒲山公密之孫任侍御史時杜亞為東都留守惡大將令狐運會盜發洛城之北運適與其部下畋于北郊亞意其為盜遂執訊之逮繫者四十餘人監察御史楊寧按其事亞以為不直密表陳之寧遂得罪亞將逞其宿怨且以得賊為功上表指明運為盜之狀上信而不疑宰臣以獄大宜審奏請覆之命元素就決亞迎路以獄成告元素驗之五日盡釋其因以還亞大驚且怒親追送馬上責之元素不答亞遂上疏又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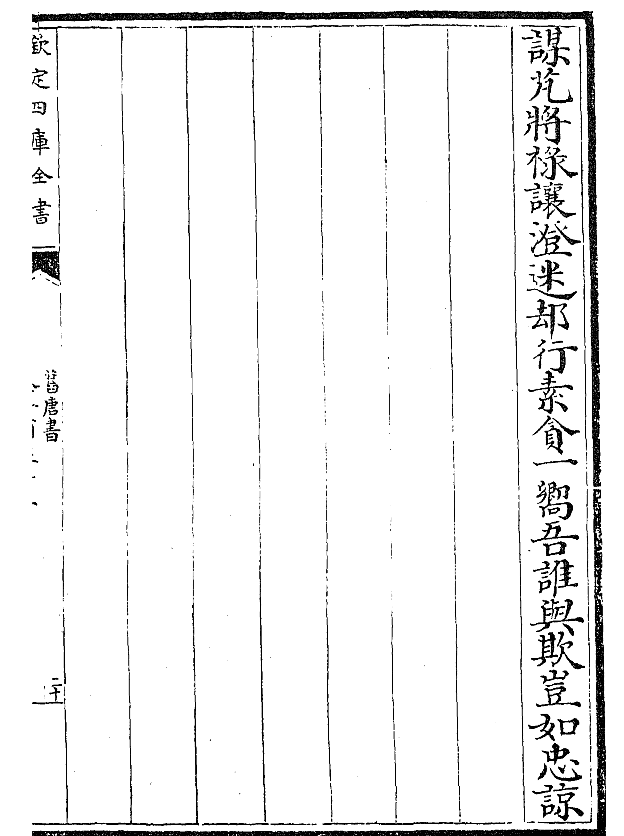
元素元素還奏言未畢上怒曰出俟命元素曰臣未盡
詞上又曰且去元素復奏曰一出不得復見陛下乞容
盡詞上意稍緩元素盡言運究狀明白上乃寤曰非卿
孰能辨之後數月竟得其真賊元素由是爲時器重遷
給事中時美官缺必指元素遷尚書右丞數月鄭滑節
度盧羣卒遂命元素兼御史大夫鎮鄭滑就加檢校工
部尚書在鎮稱理元和初徵拜御史大夫自負元中位
缺久難其人至是元素以名望召拜中外聳聽及居位

一無修舉但規求作相久之寖不得志見客必曰無以某官散相疎也見屬官必先拜脂韋在列大失人情李錡為亂江南遂授元素浙西道節度觀察處置等使數月受代入拜國子祭酒尋遷太常卿轉戶部尚書判度支元素少孤奉長姊友敬加於人及其姊歿沉悲遘疾上疏懇辭職從之數月以出妻免官初元素再娶妻王氏石泉公方慶之孫性柔弱元素為郎官時娶之甚禮重及貴溺情僕妾遂薄之且又無子而前妻之子已長

無良元素寢疾昏惑聽譖遂出之給與非厚妻族上訴乃詔曰李元素病中上表懇切披陳云妻王氏禮義殊乖願與離絶初謂素有醜行不能顯言以其大官之家所以令自處置訪聞不曾告報妻族亦無明過可書蓋是中情不和遂至於此胥以王命當日遣歸給送之間又至單薄不唯王氏受辱賓亦朝情悉驚如此理家合當懲責宜停官仍令與王氏錢物通所奏數五千貫元和五年卒贈陜州大都督

史臣曰李抱玉李抱真以武勇之材兼忠義之行有唐之良將也且如農隙教潞人之射數騎入武俊之營非有奇謀孰能如是惜乎服食求仙為藥所悞王虔休不黨僭命有足可嘉盧從史動多懷姦自貽伊戚羌則老也知足澄則過而改圖元素為御史時執德不回居大夫日其心甚短因緣七出益露醜聲善少惡多又何足算

贊曰抱玉抱真我朝良將虔休之心亦多可尚史懷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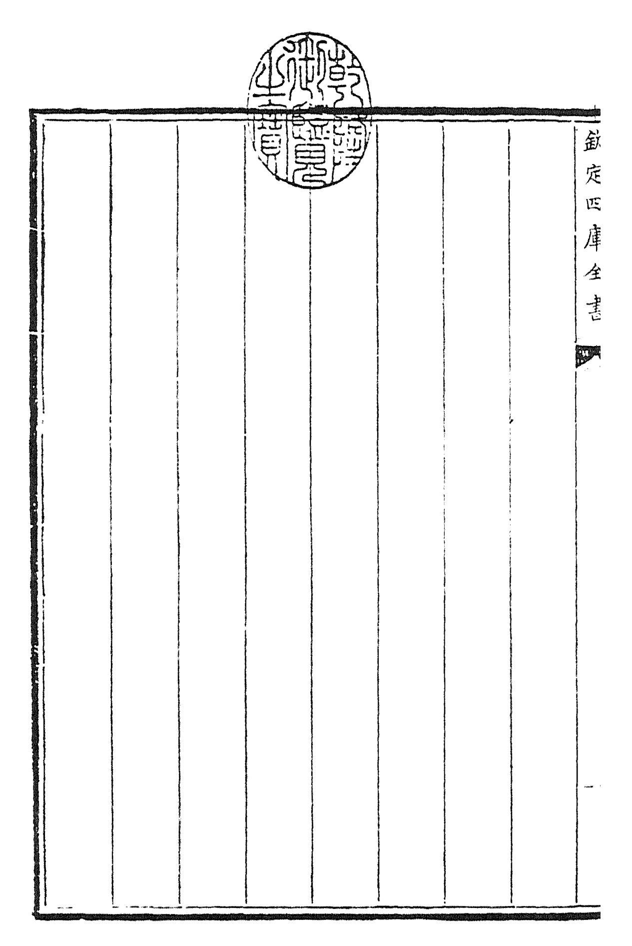


謀元將祿讓澄迷郤行素食一謬吾誰與欺豈如忠諒

舊唐書卷一百三十二

謹案卷一百三十一第十頁後六行割汝隨隷焉刋本隨訛隋據本書地理志攺

卷一百三十二第二頁前四行中潬城刋本潬訛灘考本書及新書李光弼傳俱作潬類篇潬字亦引此潬城為證今據攺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謄録監生臣單可卲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三十三 一百三十四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禄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四十九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三十三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八十三

李晟　子愿　愬　聽　憲　憑　恕　惎　王佖附

李晟字良器隴右臨洮人祖思恭父欽代居隴右為裨將晟生數歲而孤事母孝謹性雄烈有才善騎射年十八從軍身長六尺勇敢絶倫時河西節度使王忠嗣擊

吐蕃有驍將乗城拒鬬頗傷士卒忠嗣募軍中能射者射之晟引弓一發而斃三軍皆大呼忠嗣厚賞之因撫其背曰此萬人敵也鳳翔節度使高昇雅聞其名召補列將嘗擊疊州叛羌於髙當川又擊宕州連狂羌於罕山皆破之累遷左羽林大將軍同正廣德初鳳翔節度使孫志直署晟總遊兵擊破党項羌髙玉等以功授特進試光祿卿轉試太常卿大歴初李抱玉鎮鳳翔署晟為右軍都將四年吐蕃圍靈州抱玉遣晟將兵五千以

擊吐蕃晟辭曰以衆則不足以謀則太多乃請將兵千人疾出大震關至臨洮屠定秦堡焚其積聚虜堡帥慕容谷鍾而還吐蕃因解靈州之圍而去拜開府儀同三司無幾兼左金吾衛大將軍涇原四鎮北庭都知兵馬使并總遊兵無何節度使馬璘與吐蕃戰於鹽倉兵敗晟率所部橫擊之拔璘出亂兵之中以功封合川郡王璘忌晟威名又遇之不以禮令朝京師代宗留居宿衛為右神策都將德宗即位吐蕃寇劒南時節度使崔寧

朝京師三川震恐乃詔晟將神策兵救之授太子賓客晟乃踰漏天拔飛越廓清肅寧三城絶大渡河獲首虜千餘級虜乃引退因留成都數月而還建中二年魏博田悅反將兵圍臨洺邢州詔以晟為神策先鋒都知兵馬使與河東節度使馬燧昭義節度使李抱真合兵救臨洺尋加兼御史中丞河東昭義軍攻楊朝光於臨洺南晟與河東騎將李自良李奉國擊悅於雙岡悅兵却遂斬朝光戰於臨洺諸軍皆却晟引兵渡洺水乘冰而

濟橫擊悦軍王師復振擊悦大破之三年正月復以諸
道軍擊敗悦軍於洹水遂進攻魏州以功加檢校左散
騎常侍實封百戶無幾兼魏府左司馬時朱滔王武俊
聯兵在深趙怒朝廷賞功薄田悦知其可間遣使求援
滔與武俊應之遂以兵圍康日知于趙州李抱真分兵
二千人守邢州馬燧大怒欲班師晟謂燧曰初奉詔進
討三師齊進李尚書以邢州與趙州接壤分兵守之誠
未為害其精卒銳將皆在於此令公遽自引去奈王事

何燧釋然謝晟燧乃自造抱真壘與之交驩如初王武俊攻趙州晟乃獻狀請解趙州之圍欲引兵赴定州與張孝忠合勢以圖范陽德宗壯之加晟御史大夫俾禁軍將軍莫仁擢趙光銑杜季泚皆隸焉晟自魏州引軍而北經趨定州武俊聞之解圍而去晟留定州三日與孝忠合兵北略恒州圍朱滔將鄭景濟於清苑決水以灌之田悅王武俊皆遣兵來救戰於白樓賊犯義武軍稍却晟引步騎擊破之晟所乘馬連中流矢踰月城中

益急滔武俊大懼乃悉收魏博之衆而來復圍晟軍晟內圍景濟外與滔等拒戰日數合自正月至于五月會晟病甚不知人者數焉軍吏合謀乃以馬輿還定州賊不敢逼晟疾間復將進師會京城變起德宗在奉天詔晟赴難晟承詔泣下即日欲赴闗輔義武軍間於朱滔王武俊倚晟為輕重不欲晟去數謀沮止晟軍晟謂將吏曰天子播越於外人臣當百舍一息死而後已張義武欲沮吾行吾當以愛子為質遺良馬以啗其意乃留

子憑以為婚義武軍有大將為孝忠委信者謁晟晟乃解玉帶以遺之因曰吾欲西行願以為别陳赴難之意受帶者果德晟乃諫孝忠勿止晟晟得引軍踰飛狐師次代州詔加晟檢校工部尚書神策行營節度使實封二百戶晟軍令嚴肅所過樵採無犯自河中由蒲津而軍渭北壁東渭橋以逼泚時劉德信將子弟軍救襄城敗於扈澗聞難率餘軍先次渭南與晟合軍軍無統一晟不能制因德信入晟軍乃數其罪斬之晟以數騎馳

入德信軍撫勞其衆無敢動者既併德信軍軍益振時朔方節度使李懷光亦自河北赴難軍於咸陽不欲晟獨當一面以分已功乃奏請與晟兵合乃詔晟移軍合懷光軍晟奉詔引軍至陳濤斜軍壘未成賊兵遽至晟乃出陣且言於懷光曰賊堅保宮苑攻之未必尅今離其窟穴敢出索戰此殆天以賊賜明公也懷光恐晟立功乃曰吾軍適至馬未秣士未飯詎可戰耶不如蓄銳養威俟時而舉晟知其意遂收軍入壘時興元元年正

月也每將合戰必自異衣錦裘繡帽前行親自指導懷光望見惡之乃謂晟曰將帥當持重豈宜自表飾以啗賊也晟曰晟久在涇原軍士頗相畏服故欲令其先識以奪其心耳懷光益不悅陰有異志遷延不進晟因人說懷光曰寇賊竊據京邑天子出居近甸兵柄廟略屬在明公公宜觀兵速進晟願以所部得奉嚴令為公前驅雖死不悔懷光益拒之晟兵軍於朔方軍北每晟與懷光同至城下懷光軍輒虜驅牛馬百姓苦之晟軍無

所犯懷光軍惡其獨善乃分所獲與之晟軍不敢受久之懷光將謀沮晟軍計未有所出時神策軍以舊例給賜厚於諸軍懷光奏曰賊寇未平軍中給賜咸宜均一今神策獨厚諸軍皆以為言臣無以止之惟陛下裁處懷光計欲因是令晟自署侵削已軍以撓破之德宗憂之欲以諸軍同神策則財賦不給無可奈何乃遣翰林學士陸贄往懷光軍宣諭仍令懷光與晟參議所宜以聞贄晟俱會於懷光軍懷光言曰軍士稟賜不均何以

令戰贄未有言數顧晟晟曰公為元帥弛張號令皆得
專之晟當將一軍唯公所指以効死命至於增損衣食
公當裁之懷光默然無以難晟又不欲侵刻神策軍發
於自已乃止懷光屯咸陽堅壁八十餘日不肯出軍德
宗憂之屢降中使促以收復之期懷光託以卒疲更請
休息以伺其便然陰與朱泚交通其迹漸露晟懼為所
併乃密疏請移軍東渭橋以分賊勢上初未之許晟以
懷光反狀已明緩急宜有所備蜀漢之路不可壅也請

以裨將趙光銑為洋州刺史唐良臣為利州刺史晟子堉張彧為劒州刺史各將兵五百以防未然上初納之未果行無何吐蕃請以兵佐誅泚上欲親總六師移幸咸陽以促諸軍進討懷光聞之大駭疑上奪其軍謀亂益急時鄜坊節度李建徽神策將楊惠元及晟並與懷光聯營晟以事迫會有中使過晟軍晟乃宣令云奉詔徙屯渭橋乃結陣而行至渭橋不數日懷光果劫建徽惠元而併其兵建徽遁免惠元為懷光所害是日車駕

幸梁州時變生倉卒百官扈從者十二三駱谷道路險阻儲供無素從官乏食上歎曰早從李晟之言三蜀可坐致也晟大將張少弘自行在傳口詔授晟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安衆心晟拜哭受命且曰長安宗廟所在為天下本若皆執羈靮誰復京師乃浚城隍繕兵甲以圖收復晟以孤軍獨當强冦恐為二賊之所併乃卑詞厚幣偽致誠於懐光外示推崇内為之備時芻粟未集乃令檢校戸部郎中張或假京兆少尹擇

官吏以賦渭北畿縣不旬日芻糧皆足晟乃大陳三軍令之曰國家多難亂逆繼興屬車駕西幸關中無主予代受國恩見危死節臣子之分況當此時不能誅滅兇渠以取富貴非人豪也渭橋橫跨大川斷賊首尾吾與公等戮力勤王擇利而進興復大業建不世之功能從我乎三軍無不泣下曰唯公所使晟亦歔欷流涕是時朱泚盜據京城懷光圖為反噬河朔僭偽者三李納虎視於河南希烈鴟張於汴鄭晟内無資財外無轉輸以

孤軍而抗劇賊而銳氣不衰徒以忠義感於人心故英豪歸向戴休顔率奉天之衆韓遊瓌治邠寧之師駱元光以華州之兵守潼關尚可孤以神策之旅屯七盤皆禀晟節度晟軍大振懷光以休顔遊瓌從晟益懼晟又致書於懷光諭以禍福令破賊迎鑾以掩前過懷光卒不悟軍衆漸多離散糗糧且竭虜剽無所得懼為晟所襲三月懷光自三原富平東抵奉天所至焚掠乃自馮翊入據河中懷光將孟涉段威勇者本神策將惡懷光

之不臣既至富平結陣於軍中外向大呼而去懐光不能制涉威勇以數千人歸晟乃陳兵受涉等降卒乃奏授涉檢校工部尚書威勇兼御史大夫德宗之幸山南既入駱谷謂渾瑊曰渭橋在賊腹内兵勢懸隔李晟可辦事乎瑊對曰李晟秉義執志臨事不可奪以臣計之破賊必矣帝意始安是月渾瑊步將上官望自間道懐詔書加晟檢校右僕射兼河中尹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益實封三百户又兼京畿渭北鄜坊丹延節度招討

使晟承詔流涕時帝欲移幸西川晟上表請駐蹕梁漢繫億兆之心圖翦滅之勢若規小捨大作都岷峨即人心失望武士謀臣無所施矣四月有詔加晟京畿渭北鄜坊商華兵馬副元帥時京兆府司録李敬仲自京城來諫議大夫鄭雲逵自奉天至晟以京兆少尹張彧為副使鄭雲逵為行軍司馬李敬仲為節度判官俾同主軍畫又請以懷光舊將唐良臣保潼關以河中節度授之戴休顏守奉天請以鄜坊節度授之上皆從之渭橋

舊有粟十餘萬斛度支先饋懷光軍欲盡晟又奏曰近
畿雖乘兵亂猶可賦斂儻寇賊未滅宿兵曠時人廢耕
桑又無儲蓄非防微制勝之術也上納之晟乃於畿甸
率聚征賦吏民樂輸守禦益固由是軍不乏食神策軍
家族多陷於泚晟家亦百口在賊中左右或有言及家
者晟因泣下曰乘輿何在而敢恤家乎泚又使晟小吏
王無忌之壻詣晟軍且曰公家無恙城中有書間晟曰
爾敢與賊為間遽命斬之時轉輸不至盛夏軍士或衣

裘褐晟亦同勞苦每以大義奮激士心卒無離叛者會將吏數輩自賊中逃來言泚衆携離可滅之狀士心益奮先是賊將姚令言及偽中丞崔宣咸使諜覘我軍為邏騎所得拘送於晟晟解縛食而遣之誡之曰爾報崔宣善為賊守諸人勉力自固勿不忠於賊也五月三日晟引軍抵通化門耀武而還賊不敢出晨集將佐圖兵所向諸將曰先拔外城既有市里然後北清宮闕晟曰若先收坊市巷陌隘狹閭以居人若賊設伏格鬬百姓

囂潰非計也且賊重兵堅甲皆在苑中若自苑擊其心腹彼將圖走不暇如此則宮闕保安市不易肆計之上也諸將曰善乃移書渾瑊駱元光尚可孤𠜇期進軍於城下其月二十五日夜晟自東渭橋移軍於光泰門外米倉村以薄京城晟臨髙指麾令設壕柵以候賊軍俄而賊衆大至賊驍將張庭芝李希倩逼柵求戰晟謂諸將曰吾恐賊不出今冒死而來天贊我也勒吳詵康英俊史萬頃孟涉等縱兵擊之時華州營在北兵少賊併

力攻之晟遣李演孟華以精卒救之中軍鼓譟演力戰大破之乘勝入光泰門再戰又敗之僵屍蔽地餘衆走入白華夜聞慟哭之聲翌日將復出師諸將請待西軍至則左右夾攻晟曰賊既傷敗須乘勝撲滅若俟其有備豈王師之利耶如待西軍恐失機便二十八日晟大集諸將駱元光尚可孤兵馬使吳詵王仏都虞候邢君牙李演史萬頃神策將孟涉康英俊華州將郭審金權文成商州將彭元俊等號令誓師畢陳兵於光泰門外

乃使王佖李演率騎軍史萬頃領步卒直抵苑墻神麏村晟先是夜使人開苑墻二百餘步至是賊已樹木柵之賊倚柵拒戰晟叱軍士曰安得縱賊如此當先斬公等萬頃懼先登拔柵而入王佖騎軍繼進賊即奔潰獲賊將段誠諫大軍分道並入鼓譟雷動姚令言張庭芝李希倩猶力捍官軍晟令決勝軍使唐良臣兵馬使趙光銑楊萬榮孟日華等步騎齊進賊軍陣成而屢北戰十餘合乘勝驅蹙至于白華忽有賊騎千餘出於官軍

之背晟以麾下百餘騎馳之左右呼曰相公來賊聞之驚潰官軍追斬不可勝計朱泚姚令言張庭芝尚有衆萬人相率遁走晟遣田子奇追之其餘兇黨相率來降是日晟軍入京城勒兵屯於含元殿前晟舍於右金吾仗仍號令諸軍曰晟實不武上憑睿算下賴士心幸得殲厥兇渠肅清宫禁皆三軍之力也長安士庶久陷賊庭若小有震驚則非伐罪弔人之義也晟與公等各有家室離别數年今已成功相見非晚五日内不得輒通

家信違命者斬乃遣京兆尹李齊運攝長安令陳元衆攝萬年令韋上仮告喻百姓居人安堵秋毫無所犯尚可孤軍人有擅取賊馬者晟大將髙明曜虜賊女妓一人司馬伷取賊馬二匹晟皆立斬之莫敢忤視士庶無不感悦咸歔欷流涕遠坊居人亦有經宿方知者二十九日令孟涉屯於白華尚可孤屯望仙門駱元光屯章敬寺晟自屯於安國寺是日斬賊將李希倩等八人徇于市六月四日晟破賊露布至梁州上覽之感泣羣臣

無不隕涕因上壽稱萬歲奏曰李晟虔奉聖謨盪滌兇醜然古之樹勳力復都邑者往往有之至於不驚宗廟不易市肆長安人不識旗鼓安堵如初自三代以來未之有也上曰天生李晟為社稷萬人不為朕也百官拜賀而退是日晟斬偽相李忠臣張光晟蔣鎮喬琳洪經綸崔宣等又表守臣節不屈于賊者程鎮之劉迺蔣沇趙曄薛岌等晟初屯渭橋時熒惑守歲久之方退賔介或勸曰今熒惑已退皇家之利也可速用兵晟曰天子

外次人臣但當死節垂象玄遠吾安知天道耶至是謂
叅佐曰前者士大夫勸晟出兵非敢拒也且軍可用之
不可使知之嘗聞五緯盈縮無準晟懼復來守歳則我
軍不戰而自潰叅佐歎服皆曰非所及也尋拜晟司徒
兼中書令實封一千户晟綜理以備百司令大將吳詵
將兵三千至寶雞清道晟又請至鳳翔迎扈不許七月
十三日德宗至自興元渾瑊韓遊瓌戴休顔以其兵扈
從晟與駱元光尚可孤以其兵奉迎時元從禁軍及山

南隴州鳳翔之衆步騎凡十餘萬旌旗連亘數十里傾城士庶夾道歡呼晟以戎服謁見于三橋上駐馬勞之晟再拜稽首初賀元惡殄滅宗廟再清宮闈咸肅抃舞感涕跪而言曰臣忝備爪牙之任不能早誅妖逆至鑾輿再遷及師於城隅累月方殄賊寇皆臣庸懦不任職之責敢請死罪伏於路左上為之掩涕命給事中齊映宣旨令左右起晟於馬前是月御殿大赦贈晟父欽太子太保母王氏贈代國夫人賜永崇里第及涇陽上田

延平門之林園女樂八人入第之日京兆府供帳酒饌
賜教坊樂具鼓吹迎導宰臣節將送之京師以為榮觀
上思晟勲力製紀功碑俾皇太子書之刋石立於東渭
橋與天地悠久又令太子書碑詞以賜晟晟以涇州倚
邊屢害戎帥數為亂階乃上書請理不用命者兼備耕
以積粟攘却西蕃上皆從之詔以晟兼鳳翔尹鳳翔隴
右節度使仍充隴右涇原節度兼管内諸軍及四鎮北
庭行營兵馬副元帥改封西平郡王初帝在奉天鳳翔

軍亂殺其帥張鎰立小將李楚琳至是楚琳在朝晟請以楚琳俱往鳳翔將誅之上以初復京師方安反側不許八月晟至鳳翔理殺張鎰之罪斬王斌等十餘人初朱泚亂時涇州亦殺其帥馮河清立別將田希鑒方屬播遷不遑討伐以涇帥授之至是晟奏曰近者中原兵禍皆起涇州且其地逼西戎易為反覆希鑒兇徒將校驕逆若不懲革終為後患從之晟至鳳翔託以巡邊至涇州希鑒迎謁於坐執而誅之并誅害河清者石奇等

三十餘人具事以聞上曰涇州亂逆臬數非晟莫能理之還鎮表右龍武將軍李觀為涇原節度使吐蕃深畏之晟常曰河隴之陷也豈吐蕃力取之皆因將帥貪暴種落携貳人不得耕稼展轉東徙自棄之耳且士無繇絜人苦征役思唐之心豈有已乎乃傾家財以賞降者以懷來之降虜浪息曩晟奏封王每蕃使至晟必置息曩於坐衣以錦袍金帶以寵異之蕃人皆相指目榮羨息曩蕃相尚結贊頗多詐謀尤惡晟乃相與議云唐之

名將李晟與馬燧渾瑊耳不去三人必為我憂乃行反間遣使因馬燧以請和既和即請盟復因盟以虜瑊因以責燧貞元二年九月吐蕃用尚結贊之計乃大興兵入隴州抵鳳翔無所虜掠且曰召我來何不以牛酒犒勞徐乃引去持是間晟也是役也晟先令衙將王佖選銳兵三千設伏於汧陽誡之曰蕃軍過城下勿擊首尾首尾縱敗中軍力全若合勢攻汝必受其弊但俟其前軍巳過見五方旗武豹衣則其中軍也突其不意可建

奇功似如晟節度果遇結贊及出奮擊賊皆披靡似軍不識結贊故結贊僅而獲免十月晟出師襲吐蕃摧沙堡拔之斬其堡使扈屈律悉蒙等自是結贊數遣使乞和十二月晟朝京師奏曰戎狄無信不可許宰相韓滉又扶晟議請調軍食以給晟命將擊之上方猒兵疑將帥生事邀功會滉卒張延賞秉政與晟有隙屢於上前間晟言不可久令典兵延賞欲用劉玄佐李抱真委以西北邊事俾立功以壓晟德宗竟納延賞之言罷晟兵

柄三年三月册拜晟為太尉中書令奉朝請而已其年閏五月渾瑊與尚結贊同盟於平凉果為蕃兵所劫瑊單馬僅免將吏皆陷六月罷河東節度使馬燧為司徒盡中尚結贊之謀晟既罷兵權朝謁之外罕所過從有通王府長史丁瓊者亦為張延賞所排心懷怨望乃求見晟言事且曰太尉功業至大猶罷兵權自古功高無有保全者國家儻有變故瓊願備左右狡兎三穴盍早圖之晟怒曰爾安得不祥之言遽執瓊以聞四年三月

詔爲晟立五廟以晟高祖芝贈隴州刺史曾祖嵩贈澤州刺史祖思恭贈幽州大都督廟成官給牲牢祭器牀帳禮官相儀以祔焉五年九月晟與侍中馬燧見於延英殿上嘉其勲力詔曰昔我列祖乘乾坤之盪滌掃隋季之荒屯體元御極作人父母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左右經綸參翊締構昭文德恢武功威不若康不乂用端命于上帝付畀四方宇宙既清日月既貞王業既成太階既平乃圖厥容列于斯閣懋昭績効式表

儀形一以不忘于朝夕一以永垂乎來裔君臣之義厚莫重焉貞元巳巳歲秋九月我行西宮瞻宏閣崇構見老臣遺像顒然肅然和敬在色想雲龍之叶應感致業之艱難覩往思今取類非遠且功與時並才為代生苟藴其才遇其時尊主庇人何代不有在中宗則桓彦範等著其輔戴之績在玄宗則劉幽求等申翼奉之勲在肅宗則郭子儀掃殄氛祲今則李晟等保寧朕躬咸宣力肆勤光復宗社訏之前烈夫豈多謝闕而未録孰謂

旌賢况念功紀德文祖所為也在予曷其敢怠有司宜
敘年代先後各圖其像於舊臣之次仍令皇太子書朕
是命紀于壁焉庶播嘉庸式昭于下俾後來者尚揖清
顏知元勲之不朽復命皇太子書其文以賜晟晟刻石
於門左初晟在鳳翔謂賓介曰魏徵能直言極諫致太
宗於堯舜之上真忠臣也僕所慕之行軍司馬李叔度
對曰此搢紳儒者之事非勲德所宜晟斂容曰行軍失
言傳稱邦有道危言危行今休明之期晟幸得備位將

相必有不可忍而不言豈可謂有犯無隠知無不為者耶是非在人主所擇耳叔度慙而退故晟為相每當上所顧問必極言匪躬盡大臣之節性沉黙未嘗泄於所親臨下明察每理軍必曰某有勞某能其事雖廝養小善必記姓名尤惡下為朋黨相構好善嫉惡出于天性嘗有恩者厚報之初譚元澄為嵐州刺史嘗有恩於晟後坐貶於岳州比晟貴上䟽理之詔贈元澄寧州刺史元澄三子晟撫待勤至皆為成就宦學人皆義之理家

以嚴稱諸子姪非晨昏不得謁見言不及公事視王氏
甥如己子嘗正歲崔氏女歸省未及階晟却之曰爾有
家況姑在堂婦當奉酒醴供饋以待賓客遂不視而遣
還家其達禮敦教如此貞元九年八月薨時年六十七
上震悼出涕廢朝五日令百官就第臨弔命京兆尹李
充監護喪事官給葬具賵賻加等比大斂上手書致意
送柩前日皇帝遣宮闈令第五守進致旨於故太尉中
書令西平郡王贈太師之靈曰天祚我邦是生才傑稟

陰陽之粹氣實山岳之降靈弘濟患難保佑王室掃盪氛祲廓清上京忠誠感於人神功業施於社稷匡時定亂實賴元勲洎領上台克諧中外訏謨帝道叶賛皇猷常竭嘉言以匡不逮情所親重義無間然方期與國同休永為邦翰比嬰疾恙雖歷旬時日冀痊除重期相見弼予在位終致和平豈圖藥餌無徵奄至薨逝喪我賢哲虧我股肱天不憖遺痛惜何極嗚呼大厦方構旋失棟樑巨川未濟遂亡舟檝君臣之義追慟益深循省遺

章倍增感切卿一門胥嗣朕必終始保持况愿等弟兄彖卿教訓朕之志義豈忘平生縱卿不言朕亦存信比者卿在之日卻未見朕深心今卿與朕長乖方兾知朕誠志無以為念發言涕零是用躬述數行貴寫所懷得盡臨紙遣使不能飾詞魂而有知當體朕意册贈太師謚曰忠武晟薨後城鹽州復鹽池上賜宰臣新鹽惻然思晟乃令致鹽於靈座又時遣中使至晟第存撫諸子教戒備至聞愿等有一善上喜形於色眷遇終始無與

晟比元和四年詔曰夫能定社稷濟生人存不朽之名
垂可久之業者必報以殊常之寵待以親比之恩與國
無窮時惟茂典故奉天定難功臣太尉兼中書令上柱
國西平郡王食實封一千五百戸贈太師李晟間代英
賢自天忠義邁濟時之宏算抱經武之長材貫以至誠
協于一德嘗遭屯難之際實著戡定之功鯨鯢既殲宫
廟斯復眷兹勲伐則既襃崇永言天步之夷載懷邦傑
之力思加崇於往烈爰協比於後昆睦以宗親將予厚

意其家宜令編附屬籍晟配饗德宗廟庭晟十五子侗
佃偕無祿早世次愿聰總憖憑恕憲愬懿聽㥅慇聰總
官卑而卒而愿愬聽最知名愿幼謙謹寡過晟立大勲
諸子猶無官宰相奏陳德宗即日召愿拜銀青光祿大
夫太子賓客上柱國舊制勲至上柱國賜門戟即令賜
愿乃與父並列棨戟於門九年丁父憂十二年服闋德
宗召見愿等於延英憫然久之曰朕在宮中常念卿等
追懷勲德何日忘之又聞卿等居喪得禮朕甚嘉之各

賜衣一襲絹三千匹愿依前授太子賓客兄弟同日拜官者九人尋轉左衛大將軍元和元年八月檢校禮部尚書兼夏州刺史夏綏銀宥等州節度使威令簡肅甚得綏懷之術客有亡馬者以狀告愿愿以狀牓於路懸金以購之不三日所亡馬繫之牓下仍置書一緘曰馬逸及羣不時告罪當死敢以良馬一匹贖罪并亡馬謹納於路愿付客亡馬而縱其良馬境内嚴肅多如此類轉徐州刺史武寧軍節度使到鎮以青鄆不恭奉命討

伐屠城下邑捷奏屢聞無何有疾以其弟翃代爲徐帥入爲刑部尚書疾愈檢校尚書左僕射兼鳳翔尹鳳翔隴右節度使然自是頗怠於爲理無復素志聲色之外全不介懷長慶二年二月檢校司空兼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使先是張弘靖爲汴帥以厚賞安士心及愿至帑藏巳竭而愿恣其奢侈門内數百口仰給官司不恤軍政賞賚不及弘靖時而以威刑馭下又令妻弟竇緩將親兵緩亦驕傲黷貨以是羣情聚怨是歲七月四日

夜牙將李臣則薛志忠秦鄰等三人宿直突入竇緩帳中斬緩首以徇歷閒有變與左右數人露髮而走登子城北樓懸縋而下由水竇而出比曉行十數里遇野人驅驢奪而乘之得至鄭州歷妻竇氏死於亂兵之手子三人匿而獲免僕妾為軍士所俘城中大掠三日乃立其牙將李究為留後以邀旄鉞月餘方誅之歷坐貶隋州刺史朝廷念晟之勲終不加罪入為左金吾衛大將軍長慶四年六月復檢校司空兼河中尹充河中晉絳

慈隰節度使河中之政亦如岐梁加以愿結託權幸厚
行賂遺賦入隨盡軍府蕭然賴遽疾終不爾蒲人必有
更變寶應元年六月卒贈司徒勉以父蔭起家授太常
寺協律郎遷衛尉少卿勉早喪所出保養於晉國夫人
王氏及卒晟以本非正室令服緦號哭不忍晟感之因
許服縗既練丁父憂勉與仲弟憲廬于墓側德宗不許
詔令歸第居一宿徒跣復往上知不可奪遂許終制服
闋授右庶子轉少府監左庶子出為坊晉二州刺史以

理行殊異加金紫光禄大夫復為庶子累遷至太子詹事宫苑閑廏使愬有籌略善騎射元和十一年用兵討蔡州吳元濟七月唐鄧節度使高霞寓戰敗又命袁滋為帥滋亦無功愬抗表自陳願於軍前自効宰相李逢吉亦以愬才可用遂檢校左散騎常侍兼鄧州刺史御史大夫充隋唐鄧節度使兵士摧敗之餘氣勢傷沮愬揣知其情乃不肅軍陣不齊部伍或以不肅為言愬曰賊方安袁尚書之寛易吾不欲使其改備乃紿告三軍

曰天子知愬柔而忍恥故令撫養爾輩戰者非吾事也軍衆信而樂之愬又散其優樂未嘗宴樂士卒傷痍者親自撫之賊以嘗敗高袁二帥又以愬名位非所畏憚者不甚增其備愬沉勇長算推誠待士故能用其卑弱之勢出賊不意居半歲知人可用乃謀襲蔡表請濟師詔河中鄜坊騎兵二千人益之由是完緝器械陰計戎事嘗獲賊將丁士良召入與語辭氣不撓愬異之因釋其縛置為捉生將士良感之乃曰賊將吳秀琳總衆數

千不可遽破者用陳光洽之謀也士良能擒光洽以降秀琳愬從之果擒光洽十二月吴秀琳以文成柵兵三千降愬乃徑徙之新興柵遂以秀琳之衆攻吴房縣收其外城初將攻吴房軍吏曰往亡日請避之愬曰賊以往亡謂吾不來正可擊也及戰勝捷而歸賊以驍騎五百追愬愬下馬據胡床令衆悉力赴戰射殺賊將孫忠憲乃退或勸愬遂拔吴房愬曰取之則合勢而固其穴不如留之以分其力初吴秀琳之降愬單騎至柵下與

之語親釋其縛署為衙將秀琳感恩期於効報謂愬曰
若欲破賊須得李祐某無能為也祐者賊之騎將有膽
略守興橋栅常侮易官軍去來不可備愬召其將史用
誠誡之曰今祐以衆穫麥於張柴爾可以三百騎伏旁
林中又使揺旆於前示將焚麥者祐素易我軍必輕而
來逐爾以輕騎摶之必獲祐用誠等如其料果擒祐而
還官軍常苦祐皆請殺之愬不聽解縛而客禮之愬乘
間常召祐及李忠義屏人而語或至夜分忠義亦降將

也本名憲愬致之軍中多諫愬愬益寵祐始募敢死者三千人以為突將愬自教習之愬將襲元濟會雨水自五月至七月不止溝塍潰溢不可出師軍吏咸以不殺祐為言簡翰日至且言得賊諜者具言其事愬無以止之乃持祐泣曰豈天意不欲平此賊何爾一身見奪於衆口愬又慮諸軍先以謗聞則不能全祐乃械送京師先表請釋且言必殺祐則無以成功者比祐至京詔釋以還愬乃署為散兵馬使令佩刀巡警出入帳中略無

猜間又改為六院兵馬使舊軍令有舍賊諜者屠其家愬除其令因使厚之諜反以情告愬愬益知賊中虛實陳許節度使李光顏勇冠諸軍賊遂以精卒抗光顏由是愬乘其無備十月將襲蔡州其月七日使判官鄭澥告師期於裴度十日夜以李祐率突將三千為先鋒李忠義副之愬自帥中軍三千田進誠以後軍三千殿而行初出文成柵衆請所向愬曰東六十里止至賊境曰張柴砦盡殺其戍卒令軍士少息繕羈靮甲胄發刃彀

弓復建旆而出是日陰晦雨雪大風裂旗旆馬慄而不能躍士卒苦寒抱戈僵仆者道路相望其川澤梁逕險夷張柴巳東師人未甞蹈其境皆謂投身不測初至張柴諸將請所止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也諸將失色監軍使哭而言曰果落李祐計中愬不聽促令進軍皆謂必不生還然巳從愬之令無敢為身計者愬道分五百人斷洄曲路橋其夜凍死者十二三又分五百人斷朗山路自張柴行七十里比至懸瓠城夜半雪愈甚近城

有鵝鴨池愬令驚擊之以雜其聲賊恃吳房朗山之固晏然無一人知者李祐李忠義坎墉而先登敢鋭者從之盡殺守門卒而登其門留擊柝者黎明雪亦止愬入止元濟外宅蔡吏告元濟曰城已陷矣元濟曰是洄曲子弟歸求寒衣耳俄聞愬軍號令將士云常侍傳語乃曰何常侍得至於此遂驅率左右乘子城拒捍田進誠以兵環而攻之愬計元濟猶望董重質來救乃令訪重質家安䘏之使其家人持書召重質重質單騎而歸愬

白衣泥首愬以客禮待之田進誠焚子城南門元濟城上請罪進誠梯而下之乃檻送京師其申光二州及諸鎮兵尚二萬餘人相次來降自元濟就擒愬不戮一人其為元濟執事帳下厨廐之間者皆復其職使之不疑乃屯兵鞠場以待裴度翌日度至愬具櫜鞬候度馬首度將避之愬曰此方不識上下等威之分久矣請公因以示之度以宰相禮受愬迎謁衆皆聳觀明日愬軍還於文成柵十一月詔以愬檢校尚書左僕射兼襄州刺

史山南東道節度襄鄧隋唐復郢均房等州觀察等使上柱國封涼國公食邑三千戶食實封五百戶一子五品正員憲宗有意復隴右故地元和十三年五月授愬鳳翔隴右節度使仍詔路由闕下愬未發屬李師道再叛詔田弘正義成宣武等軍討之乃移愬為徐州刺史武寧軍節度使代其兄愿兄弟交換岐徐二鎮旬日間再踐父兄之任愬至徐方理兵有方略時蔡將董重質貶春州司戶愬上表請恕重質賜之堪於軍前驅使即

詔徵還送武寧軍愬乃署為牙將愬破賊金鄉凡十一戰擒賊將五十俘斬萬計淄青平將有事燕趙元和十五年九月以愬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潞州大都督府長史昭義節度使仍賜興寧里第十月王承宗卒魏博田弘正移任鎮州愬至潞州四月遷魏州大都督府長史魏博節度使長慶元年幽鎮復亂愬聞之素衣以令三軍曰魏人所以富庶而能通知聖化者由田公故也天子以其仁而愛人使理鎮冀且田公出於

魏撫師七年一旦鎮人不道敢茲殘害以魏為無人也若父兄子弟食田公恩者其何以報衆皆慟哭又以玉帶寶劒與牛元翼遣使謂之曰吾先人常以此劒立大勳吾又以此劒平蔡寇今鎮人叛逆公以此翦之元翼承命感激乃以劒及帶令於軍中報之曰願以衆從竭其死力方有制置會疾作不能治軍人違紀律功遂無成朝廷以田布代之除太子少保歸東都是年十月卒於洛陽時年四十九穆宗聞之震悼賵賻加等贈太尉

始晟尅復京城市不改肆及愬平淮蔡復踵其美父子仍建大勲雖昆仲皆領兵符而功業不侔於愬近代無以比倫加以行已有常儉不違禮弟兄席父勲寵率以僕馬第宅相矜唯愬六遷大鎮所處先人舊宅一院而已晚歲忽於取士辟請不得其人至使吏緣為奸軍政不肅物論稍減惜哉聽七歲以廕授太常寺協律郎常入公署吏胥小之不為致敬聽令鞭之見血父晟奇之後隨吐突承璀討王承宗為神策行營兵馬使時昭義

盧從史持兩端無心討賊承璀用聽計擒從史以獻轉左驍衛將軍兼御史中丞出為安州刺史隋鄂岳觀察使柳公綽討吳元濟軍中動靜悉用聽謀軍聲遂振元和中討李師道聽為楚州刺史統淮南之師鄆人素易淮軍聽潛訓練出其不意趨海州據險要破沭陽兵降朐山戍懷仁東海兩城望風乞降山東平元和十四年五月以功授檢校左散騎常侍夏州刺史夏綏銀宥節度使十五年六月改靈州大都督府長史靈鹽節度使

境内有光禄渠廢塞歳久欲起屯田以代轉輸聽復開
決舊渠溉田千餘頃至今賴之就加檢校工部尚書初
聽為羽林將軍有名馬穆宗在東宫令近侍諷聽獻之
聽以職總親軍不敢從及即位之始幽冀不廷太原與
二鎮接境方議易帥宰臣進擬上皆不允謂宰臣曰李
聽為羽林將軍不與朕馬是必可任長慶二年二月授
檢校兵部尚書太原尹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代裴度
四年七月轉滑州刺史義成軍節度使太和二年討李

同捷時魏博行營將亓志沼潛結滄鎮擅迴戈攻其帥史憲誠詔聽帥師援之大破其叛卒志沼奔鎮州爲王庭湊所殺聽遂凱旋以功封涼國公授一子五品官王庭湊再違朝㫖詔聽以全師屯貝州路由魏州史憲誠懼聽見襲朿甲郊迎候吏密白聽乃令兵士匣刃櫜弓休於野外魏人遂安後憲誠欲入覲竭其府庫魏人怨之殺憲誠衙軍立其大將何進滔詔聽兼領魏博節度使將兵北渡魏人不納聽乘城拒守乃屯兵館陶魏人

遽襲聽不為備其軍大敗無復部伍晝夜奔走僅而獲
免喪師過半輜車兵仗並皆委棄御史中丞温造殿中
侍御史崔蠡彈之曰臣聞賞罰不立無以示天下是非
一貫莫能建大中竊見義成軍節度使李聽昨者資其
承藉委以統戎俾代憲誠付之雄鎮總二萬虎貔之旅
位極寵榮兼兩藩節制之權心無報効況陛下授以神
算假以天威入魏之期剋日先定而聽擁旌觀望按甲
遷延熒惑人心逗撓軍政遂使憲誠陷於屠戮亂衆肆

其奸兇失六郡於垂成固危巢於已覆委貝州而不守燒劫無遺望淺口而疾驅狼狽就道自圖苟免不恭包羞蔑棄朝章有同兒戲魏州之亂職聽之由論其負恩萬死猶幸伏以封常清河南失律斬於闕門高霞寓唐鄧破傷投諸遐裔渾鎬節制易定將戰而兵力不支袁滋逗留西川欲進而兇渠尚在或親當矢石或躬歷艱危勢屈賊鋒竟申朝典未曾貸法必震皇威今李聽罪狀夙聞中外憤惋比之常清等輩萬萬過之若陛下猶

示舍弘不寘極法臣等恐憲章墜地天下寒心伏請付
法上不之罪罷兵柄為太子少師聽頗賂遺權幸以為
援居無何復檢校司徒起為邠寧節度使邠州衙廳相
傳不利葺修以至隳壞聽曰帥臣鑿凶門而出豈有拘
于巫祝而隳公署耶遂命葺之卒無變異太和六年轉
武寧軍節度使時聽有蒼頭為徐州將不欲聽至聽先
使親吏慰勞徐人為蒼頭所殺聽不敢進固以疾辭用
為太子太保七年出守鳳翔時人榮之九年改陳許節

度末至鎮復除太子太保分司開成元年出為河中尹河中晉慈隰節度使四年以疾求代除太子太保是歲十月卒時年六十一贈司徒聽十領節旌所不至者三鎮莅官苛細好將迎遺賂故急於聚斂窮極侈欲位至一品竟終牖下非西平之遺德焉能及此乎憲晟第五子晟十子憲愬最仁孝及長好儒術以禮法修整起家太原府叅軍醴泉縣尉于頔鎮襄陽辟為從事時吳少誠據淮西獨悍頔之威當時咸以憲謀畫致之元和八

年田弘正以魏博奉朝旨辟憲為從事授衛州刺史遷絳州所至以理行稱入為宗正少卿遷光禄卿穆宗即位以太和公主降回紇命金吾大將軍胡証充送公主使命憲副之使還獻入蕃道里記遷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太府卿出為洪州刺史江西觀察使太和二年轉嶺南節度使憲雖勲伐之家然累歴事任皆以吏能擢用所履官秩政績流聞性本明恕尤精律學屢詳決寃獄活無罪者數百人以能入官官無敗事士君子多之太

和三年八月卒時年五十六憑累歷諸衛大將軍恕太子洗馬並以廕授官累遷至少卿監甚累官至右龍武大將軍沉湎酒色恣為豪侈積債至數千萬其子賃鶻錢一萬餘貫不償為回鶻所訴文宗怒貶甚為定州司法參軍

王佖晟之甥雄武善騎射自晟河西河北出師佖無役不從朱泚之亂晟攻賊於光泰門賊鋒尚勁佖與兵馬使李演踰苑墻血戰敗賊前鋒諸軍方振論功為神策

將吐蕃之寇涇原佖伏卒擊尚結贊幾獲由是深為吐
蕃所畏晟視佖恩寵與愿𢠵不殊給與過之晟既為張
延賞媒孽罷兵權亦不用佖為將帥入為左衛上將軍
元和中愿𢠵兄弟在方鎮佖檢校工部尚書靈州大都
督府長史朔方靈鹽節度使先是吐蕃欲成烏蘭橋於
河壖先貯材木朔方節度使每遣人潛載之委於河流
終莫能成至是蕃人知佖貪而無謀先厚遺之然後併
役成橋仍築月城圍守之自是朔方禦寇不暇邊上至

今為恨長慶三年四月卒
史臣曰西平器偉材雄人望而畏出身事主落落有將帥之風見義能勇聽受不疑忠於事君長於應變誠一代之賢將也觀恒山之役立談釋二帥之憾涇師之亂號哭赴奉天之危可不為忠義乎對白華之進軍知平涼之必詐沮星變之議移渭橋之軍可不為應變乎解帶結孝忠之心請婚釋延賞之怨嫉惡有楚琳之請懲亂行希鑒之誅可不為明於決斷乎而德宗皇帝聽斷

不明無人君之量俾功臣困讒慝之口奸人秉衡石之權丁瓊之言誠堪太息雖𪗋𪗋刻渭橋之石區區賜煙閣之銘亦何心哉作善遺慶諸子俱才元和平賊之功聽愬居其半父子昆弟皆以功名始終道家所忌之談李氏以善勝矣

贊曰桓桓太師義勇天資運鍾禍亂力拯顛危愬憩事章武誅蔡平齊凌煙畫圖父子為宜

舊唐書卷一百三十三

舊唐書卷一百三十三考證

李晟傳劉德信敗于扈澗率餘軍先次渭南與晟合軍

軍無統一晟不能制德信因入晟軍乃數其罪斬之

○臣酉按此李晟斬劉德信也今云德信因入晟軍乃

數其罪斬之文法不順據通鑑晟因德信至營中數

以罪斬之因字當在德信字上今改正

蔣沇○沇誤沉今改正

願聞有變與左右數人露髮而走登子城北樓懸縋而

下水由窓而出○臣𠕋按張孝忠傳程華閒亂由竇而遁通鑑德宗建中四年鳯翔李楚琳作亂齊映自水竇出此處水由二字當倒窓字當是竇字之訛蓋既下子城至大城門閉乃由水竇而出也訛誤顯然今改正

魏博行營將丌志沼○丌誤于今改正

舊唐書卷一百三十三考證